



00479

碧山學士集卷之三目錄

序

叙譚金吾六表壽詩

壽臨淮侯李珩江六表序

壽鄭年伯母樊宜人五表序

鹿門壽豈詩序

劉祖母張太安人八表壽詩序

壽鳳泉何年伯暨孺人雙壽序

壽侍御城山饒先生序

壽張年伯母汪太夫人七表序

碧山學士集 三卷目錄

壽 勅封沈母張太安人七表序

壽奉常徐仰齋公六表序

壽秦太師母 誥封殷太宜人八表序

壽少傅呂期翁八表序

賀袁侯最績榮封暨兩尊人並七十壽序

白河文庫



碧山學士集卷之三

序

樵李黃洪憲懋中甫著

叙譚金吾六表壽詩

往不佞家食時聞長安中戚里與錦衣諸貴人以  
富侈雄都下已釋褐遊都下見騎如游龍蒼頭廬  
兒擁呵而前叱市人踉蹌辟易不敢近曰錦衣錦  
衣云蓋錦衣古金吾職爲天子近臣大者掌羽林  
飲飛周廬宿衛小者亦得列交戟封邑百千戶至  
擊鍾連騎藏鎗累巨萬螿食華衣擁二八靡曼紅  
羅颯纒彈絃促住與戚里相矜雄豈不稱富侈哉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一

然而烈士不譽縉紳者不道猶狐白之裘而反衣  
之也其有扶義好施爲名高者豪舉俠客每爲之  
扼腕抵掌延譽公卿間或懸弧設帨則竭蹶乞言  
侈爲詩歌以夸詡其事公卿郎吏時儼然辱而臨  
之亦世所稱賢豪間者矣迺余友武夷山人數稱  
譚金吾陳義高而國博歐先生者又津津口余余  
聞而有概于心焉蓋金吾本南粵人少任俠好擊  
劍肅皇帝時從大司馬毛公平安南有功得授  
錦衣列交戟之內于是譚氏遂家京師矣不佞前  
不識金吾一日過山人所而金吾倒屣迎門張供

具又見其諸子長君沾沾喜文學兩上舍雍容閒雅甚都余竊嘆金吾君好客且多男子也五月四日爲金吾君六十初度何官允以下莫逾山人者率爲詩壽金吾而山人固一篋固請余叙余避席曰山人豈寃我哉而困我哉詩而詩矣又安取馳而足也雖然金吾好俠余第言俠夫孟嘗君一眇小丈夫耳能折節禮士舍業食賓客故終其身得士力以能長有封邑千古頌其義不衰諺云人貌榮名寧有旣乎武夷山人方負荆緱遊燕市而金吾君能客之舍設儲待甚備又使其少子受詩自

是山人不復彈長鋏而金吾君亦倚山人通縉紳賓客爲名高人謂山人客金吾使金吾大重又謂金吾長者能好士也夫好士則閑有禮閑有禮則志不淫富而不淫壽之道也是所謂顯名高義也何遽兄孟嘗而弟之哉余又聞孟嘗始生也靖郭君以五月舉子不利于家而孟嘗乃交大其門益振前人之業然太史公猶謂其憑世資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如順風而呼者耳金吾仗馬箠至京師而卒能致富厚通賓客非世所稱賢豪間者耶且孟嘗君橫得名耳卒無後而金吾君有五丈夫子

翩翩接袵起矣。譚氏之福蓋未艾也。奚論孟嘗哉。余以金吾五月生而又好俠故特稱孟嘗爲金吾壽以復山人。

壽臨淮侯李盱江六棗序

代作

臨淮侯盱江李公蓋武靖岐陽王之後也。岐陽王以肺附從高皇帝佐攻驅除爲開國元勳侑饗太廟而臨淮侯者肅皇帝時嗣封續岐陽王後故盱江爲臨淮侯矣。今六十春秋矣而中春九日厥惟初度諸縉紳先生雅遊公子素習侯者靡不爲侯祝遐筭頌長生也。余惟人臣致身修短惟命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三

矧世臣勳裔柱石王家將社稷休戚是共豈爲一身謀者卽久視長生詎足爲侯壽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而孟子論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夫國之所以壽在世臣則世臣所自爲壽者不在身而在國矣。昔高皇帝御書賜征虜曰體爾祖禰忠孝世世子孫無相忘也。是侯之所以爲壽者其在斯乎。余嘗閱漢侯王年表其輔高祖成帝業者多起椎埋販繒脫輓輅而封王侯受山河之誓然列侯子孫惟食租衣稅不與政事甚者執法除國或坐耐金失侯余未嘗不嘆漢網之密亦其子

孫驕溢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也。明興序三等，凡開國靖難功臣，皆誥券錫封澤流支庶，而其子孫之賢者，則又握兵縮符，得與政事。歷中外，過漢法遠甚。顧統綺之子，類多世祿。尸素平居，褸衣甘食，雕宇走駿，以僕妾宴樂相娛。豔與之語，則口噤授之事，則縮朒失序。國奚賴焉？乃余于盱江李侯，蓋有足多者。盱江早年承廕，歷事三朝，垂四十年。中間持節將命，握符統兵，出入兩京，更踐樞府，委任隆郅矣。而侯亦翦翦敬事，所至有功。往者海氛煽禍，留都戒嚴，人皆選輓觀望，而侯整率戰艘，身先士卒。

卒根本重地，賴以無虞。振武之變，都下人情洶洶。侯與劉誠意、慰諭安撫、訪戮渠魁，余黨盡平。兩者匪國家細故，非智勇兼資，惡能濟其事。而愉快乎？蓋余與侯同事久，知侯深也。侯嘗以鈇鉞鎮楚，而余適爲繡衣使者。按楚及晉，掌府事。最後奉祀孝陵，余皆以役相周旋，嘗與談兵略論要害。若泉涌而桴荅者，間或杯酒相歡，愜慨擊節，叱咤時事。若欲繫南蠻，吞北虜，標銅柱，而勒燕然者，余固知侯非紈袴齷齪者等也。方今海寓宴然，蠻夷欵塞。

聖天子念留都根本地，乃擇侯而使，干城腹心繫

侯是賴夫留都重則燕京可以安枕而王國重王國重則侯家亦重而河山帶礪永世無窮矣奚必長生久視迺爲壽哉且聞之仁者必壽而外生者乃能長生以侯累世名貴凡聲色輿馬之飾僕妾之奉豈不亦力能致之而侯獨淡然無嗜專精致神盡力于王事是其所以爲國者卽其所以攝生者也且孝親友弟睦宗卹族慕義好施言足聽聞孰非仁壽徵耶唐史載李臨淮王性忠孝有再造社稷勳而其志弗盡讐今侯者豈其苗裔哉而身際明時權不由中制則又過前臨淮遠矣其所以

策勳王家殿邦國而同福祿者寧有旣哉且伯子勳衛方博學嫻文忠孝嗣美而仲亦翩翩佳公子也前臨淮二子皆統節制能不墮其家聲二君當不啻過之侯之福蓋未艾矣國家全功臣世遠邁漢唐而况忠孝大節如侯父子者哉此侯之所以爲壽而余爲侯壽者莫過是也于是乎書

壽鄭年伯母樊宜人五稔序

余同年友鄭大夫邦章年少有異才始官比部嫺法律擢儀曹郎又嫺于禮聲稱籍甚自六官之長暨諸曹郎靡不游揚推轂鄭大夫者而大夫抑抑

于干。庶劇瑯琊。中櫻寧而外炊累。人益洒然異之。  
曰。誰哉而有子若此。余敦有世誼。雅聞其封君。與  
樊宜人云。往封君五袞。大夫業徵趙太史文爲壽。  
至是儼然造余。請曰。不穀籍父母訓。以滿職。詒父  
母封。頃又蒙恩再命。澤厚矣。第不得希鞬鞞。稱  
膝前壽。願子一言爲母宜人五十舉觴。余聞之。婦  
德在無非耳。輒近世尚矜飾。脫邁堂上設悅。卽竭  
慶句章縫家言。侈夸誕虛。設不然。以祝釐道譽。猶  
拾藩也。大夫第函制辭歸。侑康爵。無爲問僕矣。僕  
獨念天子自司寇。新擢大夫儀部。願大夫以職壽。

嘗讀甫刑言哲人祥刑。至君福民。賴無疆有慶。一  
篇中三致意焉。乃訓司政往監。獨惓惓降典。播迪  
之伯夷。是遵何道哉。蓋禮禁未發。法施已然。古昔  
畫衣冠而民不犯。禮教明也。末世禮失而采。教失  
而僞。民棄禮而徵于書。吏治慘礪如揚沸。東濕黔  
首。凜凜不腴。臘其慈祥長者。類以陰德獲報。能福  
其親。以及子孫。顧禿而施髡。非正本澄原之道也。  
鄭大夫居爽鳩。肺石無寃者。顧民隸三尺。至上司  
寇。卽多所平反。而柝楊琅當重困矣。翳獨無倚閭  
者乎哉。而宜人亦時時長耳目。惟大夫冬月是懼。



會 天子崇禮教推擇大夫儀部儀部佐宗伯典  
禮上自朝廷尊卑貴賤之倫下及黎庶車輿衣服  
宮室飲食嫁娶之分靡不植物彰軌防其滯褻俾  
民一切無扞文罔視歲所全活孰夥哉往宜人念  
大夫嘗問歲平反幾何決獄幾何若中場而隱者  
今無庸問矣卽問無揚而隱矣夫宜人寧無意乎  
加七箸哉余聞宜人事舅姑孝和妯娌遇臧獲有  
恩又性敦素弗事華綺貧不俯仰貴不盈汰蓋所  
謂嫻于禮者也 今天子新當禮官議下尺一令

天下去奢從儉籍令縉紳家敦素一如宜人則士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七

循禮士循禮則民赴令如流水而避法若探沸罔  
圖空虛世躋壽康大夫職舉而封君與宜人福澤  
盼蠻臻矣昔有穰田者持奩飯而祝曰蟹埋宜禾  
灣邪滿車余竊笑其持者狹而祝者遠也大夫芳  
年峻持今甫見一班耳異日樹駿垂鴻懋咎繇伯  
夷之業持所建豎以責報于天而介福于親胡榮  
不畀胡祉不臻視世所祝釐道譽直穰田之說也  
于是大夫再拜曰某不佞敢不夙夜勉從祝規爲  
母宜人壽

鹿門壽豈詩序

鹿門壽豈詩圖陳山人忠甫爲曹大行子韶尊人  
壽也山人雅善不佞近又善子韶相得懽甚每過  
從談子韶陳義甚高又自從其所數數齒不佞于  
子韶云一日山人治具會諸社生不佞從諸社生  
飲山人所至獨視偉子韶子韶亦虛左迎不佞也  
已命觴浮白歡然意得夜分不能去至談兩家家  
世而山人昂首掀髯獵纓而言曰太史奇子韶惡  
覩曹隱君之卓犖哉蓋隱君性儻莠好持高節少  
讀書不喜從諸生受經嘗大言曰丈夫偃仰天地  
及時恣睢玩世而自樂耳吾有孺子必亢吾宗吾

惡能局齷效轅下駒哉遂自喜益甚遨遊諸名山  
水由武岡二華徜徉川廣溟貴間所至立名義矜  
然諾捐千金不恡凡郡國賢豪諸爲氣任俠者多  
慕之輻輳今年望六十偕妻子並隱人謂有鹿門  
風云夫隱君與鹿門皆楚產也語云惟楚有材淵  
覽載籍自春秋而下數千年間其顯者鬪穀孫叔  
屈宋唐景之徒業士文人第足張楚而深山大澤  
鴻飛冥栖之士澗然不滓者寥寥不多遺焉范史  
逸民傳所載漢濱老父第不知何許人獨麗鹿門  
最著彼固江海沉冥士耳而逃名名歸與業士文

人並豔史冊以有士元也然鹿門丁漢陽九苟全性命其肥遯固然當 肅皇帝起漢沔士大夫龍變雲蒸附景炎以自見矧楚又湯沐地卽負錐刀之用者搨朽摩鈍咸思一割而隱君真飛高蹈終身不仕彼其志量卓越直吞雲夢八九乃又早識子韶果能自致青雲之上此與龐鹿門識鳳雛何異哉顧士元不能展驥足于漢季而子韶身際昌時負明馨之韞弟能勉自樹立著功名于春秋則褒封顯親譽命登等何論壟上翁矣是隱君有鹿門之高而福則過之子韶士元才也而時不士元

鹿門且不當隱君也余聞隱君雅好遊然捫屨擔簦徒豪舉耳今子韶爲 天子使臣得擁節乘傳異日捫衣冠登華轂子韶負轡先引遨遊諸名勝寧不亦當其意而愉快乎又湖海布衣賢豪節俠隱君故嘗延頸而願從遊者子韶雖顯榮不直籍貴介游譚爲尊人壽而獨由重山人篇蓋所謂志養者也子韶行矣度道里奉使之禮畢歸發山人篇次第歌隱君前鞫卷上壽吾不知鹿門先生昔曾有是是否乎願郢歌古稱難和余懼山人布鼓雷門矣而又屬下里先驅則不佞之懼滋甚于是山

人舉兕爵大呼曰請浮黃生遂一噉而別

劉祖母張太安人八袞壽詩序

古無祝壽詩自魯頌閼宮稱壽母其壽祖母者不經見乃國風麟趾詠太妣之德曰振振公子以及公姓夫祚流子姓矣又奚論壽今制科錄士所載家世上不逮祖母其序年亦然卽所稱重慶者纔十而一耳其或同年之父若母邁所生辰一時同官率鴈行爲壽其壽祖母者亦什而一耳不佞嘗見長者曰吾今抱孫甚于愛子也在婦人尤甚然自勝衣趨拜及見其成立顯貴者三什而一耳乃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十

若簪組蟬聯孫曾蘭茁擁子婦十數輩拜堂下稱大母壽盖什百而一也卽不佞少依大母張今突而壯且仕矣顧安從起大母張也者而壽之則余于太安人安得不重爲劉氏慶也大安人生敬皇帝九年而以肅皇帝元年生柱峯先生今閱五朝矣時事升沈人情榮悴第不知幾更而太安人強健如一日也先生仕肅皇帝時以民部考績封太安人翟冠霞帔顯榮二十餘年又見元東舉進士起家詞林而先生又蚤弛負擔以朝夕侍甘毳仕者歸少者仕而太安人強健如一日也余

未覩柱峯先生乃元東馴行篤古兢兢不越尺寸  
非麟趾所稱振振者耶夫詠麟趾者本關雎今茲  
劉氏謂非太安人福德不可也夫福猶水也德猶  
器也挈瓶注水過勺焉則泛以川澤爲卮汪泓停  
畜寧有涯涘乎今太安人福澤如川方至也而儉  
素恒如一日嘗戒其子若孫曰自吾爲子家婦先  
世未有顯者爾儕幸遇不持盈守謙乎是注瓶水  
者耳以故其子若孫靡不振振好修以資行者卽  
柱峯先生雖家食十餘年部使者數以孝謹聞于  
上而元東氏聲籍詞林駸駸嚮用是誠人間世所  
不能百一者劉氏之福猶酌大瀛海而注之耳蓋  
太安人于柱峯先生爲閼宮壽母而元東者其大  
姒之公姓乎今嘉平某日爲太安人八袞初度元  
東巧列史詩歌函歸爲壽而屬余序余惟任原距  
京師最邇可宿春往來也今天子將用部使者  
言召柱峯先生入朝太安人板輿詣史氏長安邸  
食大官飲宮醪數勺俯仰八十年間世故人情興  
替閱今詞臣供奉孰與 肅皇帝時又念子在郎  
署與今孫官詞林事孰煩簡優游耄耋爲垂老談  
叢不自知其加七箸矣列史視大安人固大母行

也。一日從史氏邸歌闕宮麟趾之章次第壽大母前誠不愈于函歸也乎哉。列史謂不佞言雖漫而切于情敬拜而書之。

壽鳳泉何年伯暨孺人雙壽序

蓋洪憲釋褐而與何子誠氏業中秘也。每過余從容語次則道其尊人鳳泉翁及子誠推轂爲御史翁得封御史母孺人。于是翁孺人先後六袞矣。子誠屬不佞一言爲壽。余曰唯唯。越明年又儼然辱而請之。又時時介翰使者督過之。余曰唯唯。如是者數而竟遂。巡愧阻無以應。夫子誠惡能識余愧

也。蓋不肖大人往自貴竹上疏請老。今且四易年所而不肖淹一官不敢乞身歸爲膝前壽。乃翁孺人就養京邸。別且未暮而子誠咨咨悄悄。又念其親千里外若此。憲其猶人哉。誠獨何情。吾甚慚吾子誠。又慚子誠之尊人而逡巡。愧墨無以應也。蓋翁少貧失學就廢。著織嗇筋力。與時俯仰。母孺人拮据佐生理。以奉二親。甘毳及歲時供祭祀。飲醢家用漸饒。翁慨然曰。生不能業詩書。振門戶。徒仰機利而食。非夫也。遂命子誠兄弟學。而母孺人寔督之。朝則程其行止。夕雙脂刺繡課誦。讀不輟。子

誠遂得成進士爲侍從臣又籍天子寵靈晉封  
典而翁孺人寔親拜京邸可不謂有厚幸乎余嘗  
覽周漢故事皇華四牡周王所以體使臣者惟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其父母千載而下讀之有餘惻  
焉而漢法買人不得衣絲乘車縮尺寸雖富無所  
芬華豈如翁以計然起家而又身榮于子貴得揚  
揚與縉紳伍哉又豈若翁孺人並得拜恩邸第無  
皇華使臣之感而縮章炳組歸耀其鄉人哉蒲故  
文憲地其鄉多名貴人長者聞懸弧之日結駟造  
門里中持羊酒次起前爲壽其長老曰翁少時第  
短褐耳今峩峩大人冠哉翁顧母孺人綸衣象服  
心語樂也而難語人第曰吾子得事聖天子沾

恩渥老夫耄矣無能報也願吾子益懋明德善事  
聖君老夫得扶杖而觀至治足矣洪憲聞而嘆曰  
翁言及此將百祿是適又奚論壽語云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天之福祿無限顧所司何如耳翁孺人  
之福之契寔子誠司之也子誠視今天下何如哉  
宮隣泰而荒憬夷矣願君子防漸危明容有爲杞  
憂而發恤者誠令因時建明自輦轂以達行部利  
則興之弊則剔之以佐天子在宥衽席黔首持是

以圖報于國而待報于天將福澤貯蠻如操左契而責耳昔范蠡行計然之策以霸越其後用之家而能累致千金子孫息以巨萬今翁既用之家而意得矣子誠稟而行之其何有于國頃子誠奉命持節行鹽霜稜闔澤業見一班又何有于後而翁孺人有子若此且其少者亦翩翩接衽起矣又何有于福與壽也余不敢爲拾瀋之說漫稱千百歲爲翁孺人壽第述其所以爲壽者以復子誠然余寔羞語子誠也

壽侍御城山饒先生序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十四

往不佞大人憲楚數稱楚侍御饒先生賢及不佞登籍尾顏行而目之仗下嶷嶷然而望之驄馬駉駉然曰饒侍御云侍御嘗按晉晉士與仕晉者多所推轂出其門今斌斌就朝列非青瑣蘭臺則粉署含香之選也九月某日爲侍御初度諸君子聚族而謀壽公儼然造余請焉史憲曰是夫嶷嶷而駉駉者乎而非是者乎顧不佞未甚習公請示之狀于是公所薦士劉給諫輩彈冠稱曰仕希遇合相病舉肥余儕能薄材謏賴先生省穡而拔之以有今日先生國士遇我我當國士報也請爲先生



壽公所舉士陳使君輩揚袂稱曰余聞善祝者不能自被學屠龍者三年技成而無所用也余儕弁冕端委以鏘洋帝廷伊誰賜之請爲先生壽于是憲起而授簡曰唯唯如諸君言是足以壽先生矣夫天子所以弘化陶鈞亭毒函夏嘉與士庶同躋仁壽者惟賢與才也顧其明而在牧者惟御史得而推舉之其微而在髦士者惟御史得而賓興之誠令稱舉得人展采錯事以佐天子衽席蒼生則身寵君尊社稷是賴天將俾爾戩穀以永有令名壽之道也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萬壽

無疆夫薦賢爲國光莫大焉是足以壽先生矣先生故嘗理饒繼由郎署改侍御閱關按晉風裁凜凜然推拍輓斷明而好盡人其推轂士吏深有味其言之也諸豪家大猾及貪冒舞文者非不以柱後惠文彈治之然未嘗毛舉鷹擊沾沾司空城旦書也其所亭法處議率持大體便百姓而噢休之夫孰非先生壽徵也乎哉語云得衆動天適意延年先生躬躬自樹春膏秋霜所在見思可謂得衆而又引類報國得當天子而序進之功見言信能已著于天下可謂適意且上方勵精嚮治斤斤

察繡衣行部者將度次用先生而諸君駿躡純景  
襄翊昌明能不負所舉以稱任使上將脩雲母屏  
故事詔先生進賢上賞後先疏附僂力同心寧不  
有光國家而壽考無疆矣乎昔河汾先生在長安  
與門人言終日退而憂曰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  
也今言政不及化言聲不及雅言文不及理王道  
從何而興因援琴鼓蕩之什門下皆霑襟焉知文  
子之所以憂則知饒先生之所以樂而宜壽矣余  
將鼓南山之什而過之

壽張年伯母汪太夫人七袞序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十六

先是洪憲與元甫氏同業中秘嘗爲元甫壽其尊  
人磐澗先生而當是時元甫方青以純不佞猶然  
髦也越十年癸未爲太夫人七袞元甫復過不佞  
謀爲壽時不佞蓋素以純而元甫亦遂稱慈侍矣  
夫隙駒不停枯魚易蠹俛仰十餘年間而人事代  
謝嬗忽改易如此卽至百歲豈不猶俛仰間哉而  
人子愛日承歎懷罔極之情雖日羅珍饌玉酒滉  
肉坻猶未謂慝志于是徼瑰璋之詞侈藻績之飾  
至引南山瑤池歌白雲青鳥設不必然之事以祝  
釐稱壽雖閨閫之事古稱無非無儀耳而猶然張

皇夸詡以相眩耀其文益勝而于情益遠不佞私  
心厭之而又推不能文也請謁以情蓋不佞私心  
嘗憶吾母之督吾學也朝出倚閭暮出倚門入寢  
必問業勤惰見里中子有官詞林者嘖嘖豔曰誰  
非毛裏生此寧馨不佞識其言猶昨焉夫人情豈  
甚相遠哉而母猶吾母也今吾儕徼有天幸官詞  
林而吾母已不逮封乃元甫善養獨以母壽徼國  
恩翟冠霞帔顯榮已十餘年嘗讀其制詞有曰  
媿夫一德課子成名夫魯頌閼宮稱令妻壽母而  
太夫人之媿磐澗先生也爲令妻其成元甫爲壽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十七

母閨儀闈行至使天子親降制詞寵褒之豈不  
爲奕千載哉有如設悅之辰懸制詞帷中子嬭

羅拜堂下先呼萬歲稱君貺徐至太夫人所翬講  
鞠脛次起前爲壽太夫人寧無意于加七箸也按  
令甲人臣滿秩或國家覃恩卽半通五兩皆得

貽封父母然而皇華四牡循陔陟屺之歌多有不  
能忘情者蓋潘輿王馭出入踐更白雲春暉感慨  
殊致其宦轍靡常而情多不得自遂孰如元甫優  
游侍從都金馬著作之庭入奉朝請出就子舍時  
分大官徹宮醪張天祿余藜稱觴爲太夫人壽無

倚閭之歎無陟屺之思豈不神娛而壽豈乎哉今元甫方有聲詞林再考稱最天子嘉乃績仍令供奉駸駸嚮用在日月之際譽命昇來太夫人榮壽寧有涯涘矣于是客賦闕宮其樂融融主賦嘉魚其樂愉愉而洪憲終卑陬不自得也賦伯兮之卒章而退

壽 勅封沈母張太安人七袞序

沈太史晴峰公歸田之七年爲萬曆壬辰而母張太安人壽七袞二月十有二日設帨在堂諸文學某某儼然造不佞求爲文以壽先是不佞業中秘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十八

時曾爲太史公壽其封翁肖山先生今閱二十有一年矣語云枯魚含蠹親壽如隙吾二人者有同感焉而又少失侍同長入官同艾而乞身侍母又同也吾寧無一言爲太安人壽太安人非太史母太史母曰俞安人而太安人繼太史母而母其母其子云者人也非天也夫母子天性人雖善弗加於天而太安人有三丈夫子乃皆析箸別居獨依太史公洎錢安人閱四十年猶一日然則太安人之母與太史公之子其慈與孝皆天也非人也蓋太史公甫三歲而太安人來母之恩勤閔鬻撫愛

備至。比就傅肖山先生督課甚嚴。而太安人常襲脂刺繡。助誦讀。雖寒暑不輟。以能卒底於成。太史公戀戀母劬。不能旦夕離左右。自封翁卽世。而太史公之官常單車就道。留錢安人侍養於家。蓋不十稔間而歸省者數四。卒乃投檄以歸。古人所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易者。非耶。夫士君子背親而仕。馳驅鞅掌。雖有五鼎之養。六珈之飾。以榮其親。而上切倚閭。下懷陟屺。多鬱鬱而不能自遂。其有賦考槃。陳烏鳥者。或江湖不能忘憂。醉鄉發爲慊歎。甚則托迹烟霞。垂涎軒冕。日思終南之捷。而不知

晨昏溫清爲何事。善乎尹母之言曰。吾以善養母。寧以祿養。余不服遠舉。試言近事。當江陵公柄國時。奉特旨迎養母夫人。天子親撤上尊。以爲

壽。而長信之裏蹠。與繡帕禪纒。阿錫之貺。歲時絡繹於道。公卿大夫走幣數千里。相釐祝。豈不極人世之榮寵哉。及時移勢改。尸養且無所屬。邇者婁江公起家作相。表陳情而賦來諭者。無歲無之。及得請而歸。天子頻降手詔。遣使促行。令奉母夫人赴闕。進退維谷。莫可柰何。孰若太史公介石先幾。遺榮養志。秉箕由之操。而高曾閔之節。從容燕喜。

母子相愉。莊生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詎不在茲乎。或謂太史公負廟堂之器。而伏在里巷。以爲侘傺。不知天欲成太史公之孝。故令早遂初服。周旋於舞斑鞠脰之間。籍令太史公去衡泌而入承明。登巍陟臚母論。江陵覆轍。不足道。卽如婁江公處君親之間。進難絕裾。退難格詔。太安人寧得優游蕨境也。不佞後太史公。乞骸侍母。已二年所。而知菽水承歡。自有餘樂。卽吾母亦且安之。夫人情豈甚相遠哉。吾故以太安人之壽康。爲太史公幸。亦竊以自幸也。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二十

壽奉常徐仰齋公六袞序

徐文貞先生。相兩朝。勲業爛然。昭揭彝鼎。與畢散並隆。鯢齒黃髮。爲國老更。與師尚父並壽。子孫蟬聯。鼎盛。珥貂紆紫。與金張並貴。故頌仰齋公者。謂身典宗祝。亞奉常。襲文貞之餘貴。脂田甲宅。蒙故業。稱素封。襲文貞之餘富。子亞岡。鄉孫執金吾。襲文貞之餘教。余竊以爲不然。方文貞公之進而柄用也。何能不內顧其私家。公斤斤持禮法。飭臧獲。毋驕橫。扞文罔。然後文貞得壹意凝丞。夙夜匪懈。以媚天子。其退而巖居也。何能無朝夕滌髓之

慮公拮据生理承歡子舍朝擊鮮而暮鞠臄然後  
文貞得鳴鐘鼎食快志於榆年其乘箕而僊遊也  
何能無簾經貽後之慮公守其家訓奉以周旋式  
穀太僕君致身青雲諸季亦翩翩韶秀接衽而起  
然後文貞得畢其燕翼孫謀之願孰使文貞得安  
于朝娛于老而瞑目于九原者非公乎公之于文  
貞譬車之有輔而率然之能相首尾也文貞固有  
以開公公之所以酬文貞者亦大有直哉萬曆戊  
子中夏穀旦爲公六袞縣矢之辰余伯兄與二三  
君子同太僕君鄉舉者命余操觚爲壽余請言公

壽夫松栢榎梓輪囷離奇其高臨山其蔭若垂天  
之雲問其年莫知所起也豈天植之性則然哉蓋  
其日月之所照臨雨露之所滋息以至風雷之所  
震撼霜雪之所摧剥猿猱虎豹山靈猶狂之所馮  
依而嘯號者無筭也而其本不搖是以能壽故古  
之至人虛已而遊隨世而應試之紛華盛麗以貞  
其志溷之塵坌垢辱以和其光投之艱難險阻以  
平其心使世故人情榮辱順逆皆備嘗深識如夢  
幻泡影無一蘧芥于其心然後超然縣解豁然證  
悟剝盡復生與天地相爲終始故曰仁者壽公以

父任少壯登朝塵世紛華已盡耳目一切嗜好豈足櫻公之心而又中更變故艱難困踣能忍人之所難忍蓋自夷而之險自險而之夷抱德煬和優游蔗境視富貴榮寵若鷓鴣之嚇腐視艱難險阻若虛舟之觸前喜不傷陽怒不傷陰思慮不外然寒暑不外侵神日全而形日固其于上壽猶掇之耳矧太僕君祗適義訓襄翊明時方孟晉功業以無墮其家聲公之福寧有艾哉于是伯賦小宛之三章二三君子賦南山有臺之卒章屬不佞書之以爲公壽

壽秦太師母 誥封殷太宜人八袞序

肅皇帝時秦先生奉 璽書視吾浙學政不佞小

子執雕虫藝售知先生初先生譽士林久謂且老乃始稱艾而先生母殷太夫人又稱強駛不佞聞而異之已先生謝事歸不佞濫竽朝籍嘗走尺牘

一再脩先生而時得聞太夫人頃持節而南道九

龍登先生堂先生躡履迎我斗酒勞我髮且垂垂白而爲余言太夫人老善飯鬢猶未絲不佞益心

異之今太夫人春秋八十高矣而孟陬之吉實惟初度余同年施懋揚甫以姻故徵余文爲壽余不



知壽文起自何代而今學士家矢詩綴詞其說已窮而不可復加矧殷太夫人母儀閭行天子訓辭載之其壽考榮貴世所謂吉祥善事者鄉先生往往前稱說之乃其設帳在堂陳醴在戶眷鞞鞠臙羣子姓奉觴上壽秦先生躬自致之余小子又何辭焉顧小子隍知先生第以私情壽蓋不佞嘗憶少時吾父母督吾學也日夜冀成立吾朝而就塾吾母倚門而望吾暮而就塾吾母倚閭而望吾校稅一不先人吾母輒對案不食然迨先生始省稽而餼我以有今日今安從起吾母也者而壽之

余固爲太夫人重慶先生又願吾母陰佑太夫人千百歲爲先生報也夫人情豈甚相遠哉寧獨不佞蓋往者先生督學時嘗被觚斲雕以明寬大通一藝以上輒補學官弟子不爲濫諸不稱者稍去其大甚不爲苛人曰先生仁其有秀才異等試先生輒異等前後薦有司擢高第皆故所推轂士人曰先生明蓋至今章縫士士父若母家傳戶誦稱先生之德不衰而祝太夫人千百歲爲先生報也今上方下功令飭督學使者重始進汰下材亦其濫弛是防豈如弁髦而輕以棄之誠得先生寬大

長者起家眡事明。天子德意順流與之更始俾  
文教翔洽人心闡懌譽髦之士爲先生歌泮水也  
者爲太夫人歌闕宮之八章又豈直浙人士謳吟  
跋慕哉雖然天之道猶酌挹彼不足注此有餘籍  
令先生起家當奉職守官下又安能優游子舍爲  
膝前懽今天有意于太夫人故令先生早謝事弛  
擔息肩以朝夕供甘毳而錫山又饒名勝先生構  
別業其間暇時隨篋輿浮文鷁擁太夫人嬖姍容  
與巖游川觀吸惠泉煮茗烹鮮上食融融焉曳曳  
焉卽五軌萬鍾誰與易此樂也而先生故所舉士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三

垂纓戴縱相與翊贊休明蜚英聲而騰茂實又何  
啻先生身之語云十年計樹穀百年計樹人以先  
生所樹而食報于太夫人卽百年奚論焉昔汾陰  
生之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吾非瞽史而由人  
事以推天道太夫人上壽猶持之耳于是先生踞  
而請曰樵李黃生之論壽也不文而近于情請爲  
太夫人舉觴

壽少傅呂期翁八袞序

今天子萬曆之癸未少傅大學士期齋呂公以八  
十老于家撫臣循故事以請上若曰惟皇祖

舊臣齒德並茂其令有司具羊酒躬存問月給徒  
餼如例以稱朕優禮耆碩之意蓋異數云余惟

明受天命以來享國長久最稱 肅皇帝惟是二

三元老多名德耆壽進爲公孤退爲更老如雲間  
有徐公姚江有呂公皆閱二三世而瞻瞻黃髮巍  
然若魯靈光也者豈不君相合符寓內稱善事哉  
肅皇帝神聖比德軒轅欲興涿鹿之師而訪具茨  
之迹于時北逐熏鬻東窮日際殲鯨鯢築京觀間  
命祠官祝釐遣方士並海求長生玉笥金笈結軻  
兢進乃公抱治世養生之術真可爲身緒可爲天

下而當壬人柄國公隨予寧以歸未獲畢其說而  
究其蘊也余聞公在世廟時如猶龍子之居柱下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衆方察察我獨汶汶衆方汎  
汎我獨嘿嘿中若觚而不忤外若規而不隨其退  
而家也持盈守謙眴然禦福入其門而無門焉也  
者登其堂而無堂焉也者視其巷而聞焉寂焉里  
人不知有鉅公也者蓋居朝善世居鄉善俗敦今  
若樸曠兮若谷此皆原於道德之意而上不瞰下  
不昧乃公所善爲壽閱二三世而巍然獨存者耶  
假令 肅皇帝黜怪迂之士壹意問公而公或居

首鉉不先期而退意必有治世養生之術造膝詭辭攀龍馭而留昇湖者而何令公獨老于會稽之上也余聞會稽之山玉笥金簡存焉黃熊氏發之以平水土龍門生觀之而擅文名祖龍君登之驅石度海而求安期美門之屬公昔以黃熊氏所發者輔肅皇帝殲鯨鯢策京觀以龍門生所觀者都承明著作入綸扉黼黻皇猷今且卧鏡湖一曲居海上二十年許矣得無有安期美門之屬過而語公衛生之經者乎然則公之壽吾不知其所屆也今天子方舉憲老之儀問公八袞使公十年二十年而百歲再二十年而百二十歲天子儻有意脩後車之事設九賓禮乞言于公公寧曰吾姑以吾先太公敬勝義勝之說進乎夫亦以肅皇帝所不及問公所不及究者以達宸聰而使天子萬年世躋仁壽之域也憲生也晚不及識公識公之孫胤昌于禮闈舉士中而與胤昌同舉者來乞文壽公也遂不次而書之

賀袁侯最績榮封暨兩尊人並七十壽序

往余珥筆承明草封制時過司勳問狀凡郡邑長吏非秩滿不得封卽滿而徵科不中率與夫兩臺

薦剝非再三例不得與錫典蓋其難也矧夫造物分予羽角難兼世所稱凝禧禔嘏得全全昌者百無二三故有鮎背鯢齒之親洵壽且康而往往鶉居藿食曾不得齒公車紆寸組雖壽無所芬華人子徼義方之訓身致青雲累姻列鼎稱得意矣然而苟祀懷將匪莪銜恤雖五鼎不腴於三釜朱芾匪重於斑斕又不然者宦海浮湛背親而仕或出入於驚江絕棧聽吟鼙嘯之鄉卽幸有半通五兩以逮所生而循陔望雲之感牽裾叱馭之情嘗鬱鬱而不能自遂此非造物所斬於橫目之民者哉

乃予觀袁侯封翁景山先生暨某孺人之榮壽未嘗不津津豔之矣袁侯起家進士令楚有聲徙茗間甫下車適肥蠟爲厲道殣相枕公爲徒步徧禱羣望雨輒大濡而又蠲賑稟鬻所全活以萬計其爲政大都做神爵五鳳之理循行勞來孜孜矧翼凡諸敢驚蹕厲所以塗人耳目者一切弗用而又以其間行膠序中選諸譽髦月校稅手爲彈射示之鵠士斌斌奮起蓋不一二年而惠澤蠡涌政理闡懌自薦紳衿弁以迨田畷野疇亡不膏浴明德日以侯加頌也庚寅之歲臺使者最侯兩邑治狀

以薦于朝。因得按制推恩所生。而是時景山翁及其孺人春秋並七十。士大夫竭蹶稱賀。而余師李邑博先生自以後時。不得與侑酌之末。乃微余言爲壽。余惟當世朱丹之吏珪符之長。以富貴而顯融所生者庸詎無人。顧或恣睢擊斷。厲蘆氣。嬰民喙鬣間。歛億萬之吁咈。而修膝下歡。卽其親黃耆眉壽。被繡裳而乘翟紱。計於中未必樂也。乃袁侯以冰檠之操。和煦之澤。撫摩噢休爲民父母。而又藉天子封章。晉兩尊人。且蘇湖相錯如繡。可宿春往來。無所謂循陔望雲。牽裾而叱馭也者。覽揆

之日懸尺一綸章。翁孺人義冠炳組。褕衣象服。坐堂皇而侯率其子。姓希鞬鞬。脆次起前爲壽。邑之紳衿編隸。稽首祝釐。頌聲載道。翁孺人能無加七箸乎。夫子以善政而康父母。父母康而益安子。於政侯之能父母也。乃其能子者也。翁孺人之有能子也。乃其能父母者也。天人合符。榮名並膺。此非世之吉祥善事爲造物所深靳者乎。而袁侯方鳳起鴻漸。從茲發羽異日。登華陟廡。迴翔鼎鉉。間翁孺人雖老。白首而重綸襲。弗婆娑期頤之竟。且寶桂荀龍。行將接衽而起。所謂凝禧而裨報者。寧有

既哉不侯沾侯河潤之澤耳熟侯異政而李先生  
復纒纒言之遂授諸簡以致遙頌之私云

碧山學士集

卷之三

三九

碧山學士集卷之四目錄

碑記

重修捍海塘碑銘

崇德縣朱令君去思碑

兵憲見弦湯公去思碑記

太醫院題名碑記

杏花村集仙樓碑記

秀水縣儒學義田記

傳

穆太公傳

碧山學士集

四卷目錄

中奉大夫虹洲秦公傳

贊

張射堂先生像



碧山學士集卷之四

橋李黃洪憲懋忠甫著

碑記傳贊

重脩捍海塘碑銘

鹽官故襟海而治距東門不數百武石塘橫亘壁立盤旋蜿蟺而秦白九王門諸山聳負束隘衝激飛沫每疾風怒濤欲野歎山震撼颺蕩塘不克砥而善崩蓋自唐開元迄明興遞築遞圯費縣官緡錢如塞漏卮而沃焦釜萬曆四年大司馬徐公脩築頗堅越十二年丁亥秋颶風駕海潮而上塘

碧山學士集

卷之四

一

之衝圯者什四五漂沒田廬人畜無算撫臣滕公亟上狀請脩築惟時郡國倉廩咸困於三服官而又大胄大疫旱澇頻仍卽欲加賦簡役其道何繇故有謂姑理砌以須後舉者滕公獵纓語曰吾聞餐食者不肥體惜費者無遠計矧海塘係三吳屏蔽蟻穴不完千里膏腴盡爲舄鹵吾何計目前而重後費不使一勞永佚哉於是偕水使者暨藩臬諸大夫蚤夜會計復條十事以請簡材官計錢穀定塘式採石料益捷木築土隼分訾程謹斂散恤

管子形勢解卷  
食則不肥字古  
惡食也言于  
玉伯媪食自八

官役覈功蹟議減報可中丞公乃以身總其凡而

水利夏公出舍海墻經營盡瘁少府曾君專司督  
理部署諸役若丞若尉若幕若椽矢力錯事無不  
人人自奮者僉議既同百堵皆作而滕公忽捐館  
舍今中丞傅公來繼之躬閱申飭以董成事蓋初  
於戊子之二月越庚寅二月告成原估七萬餘緡  
其後續議增築費僅六萬八千七百奇而贏千有  
餘金總之全築而爲丈者五百有七十半築而爲  
丈者百稍築而爲丈者五百有三十陡門二脩塘  
丈十有七土塘丈一千三百有七十延袤幾二十  
里塘基必去沙見土乃下榑木甃石必取其堅厚

光平者式依監典兩塘縱橫上下如魚鱗綺錯勢  
相聯繫俾潮無直射石無旁泐有金墉砥柱之固  
焉 天子嘉諸大夫勞勛賜金晉秩有差而滕公  
以首功卹廕尤異數云余嘗考按顛末茲一役也  
其多於前功而可爲後法者便宜有五徃歲海溢  
守土者憚於 上聞至今士庶叩 闕乃得報可  
而又部覆移咨動淹時月甚或有司齟齬言者不  
爲亟治此何異假越人以救溺哉今使者蒿目憂  
民朝聞夕奏而又以便宜從事役不逾時財不侈  
費便一徃歲鳩工多履畝益稅事罷輒著爲率民

甚患之。今時詘舉羸而賦不加額，惟括諸郡儲傳塘夫之羨者，約四萬有奇，而又出脩賑倉穀，令當稟鬻者赴工取庸，抵原估二萬贏，拯溺賑饑一舉兩得便。二往歲塘石取之洞庭，武康比年饑疫，宕戶丘墟，採辦甚艱，茲復於海鹽南境顧嶺葛山開鑿岑麓，得石磊砢，而又爬剔其沉且棄者，石料四集，工役易興，便三往歲董役者咸宿官邸，譏察罔恒，故工多訾窳，翫訾程而糜廩餼，茲分官董視人給一舟，令菱舍海上朝夕行畚揭間，程能計日勞其勤而扶其惰者，又道旁蓋廠，俾得量時休息，而

免風霜蜃厲之侵，便四往歲海塘夫銀率輸府庫，以待堤繇，其後島夷內訌，有司徵調，那移不復爲備，中丞傅公暨直指蔡公先後疏請，專勅水利別駕駐海上，其原額夫銀令貯邑庫，以備歲脩，而又禁民之灌田者竊石者，陰利災而覲乾沒者，自是隨決隨築，歲以爲常，毋臨渴而井，便五之數者，經營大備於前，良法可垂於後，役鉅而賦不增，時艱而民不憊，令國家根本之地百年安於覆盂，非諸大夫明智體國極心不貳，何能建必然之畫而成累世之功也哉！先後董斯役者，云其餘諸執事

爵里名姓具載碑陰銘曰 皇帝御極十有六載  
山梯海航涿水傲堯天吳邁迕浩浩湯湯惟是鹽  
官縮轂海口三吳蔽障兩山東隘挾風鼓濤礱石  
崩塘中丞上變經營弗亟間殫爲洋嗟我東人官  
無盈帑民鮮蓋藏矧天不惠瘳我饑疫陷於危亡  
中丞拊心民亦勞止誰與溝防藩臬大夫矢心協  
謀舍短集長乃蒐驛傳乃括塘儲峙乃糗糧亦有  
倉粟卽工稟鬻以濟饑荒問誰董成尊者提衡卑  
者褰裳問誰板築取材於林伐石於岡豈不費財  
于羨于積會計有方豈不勞民其究安宅惠我無  
疆率作有程勾稽有簿若網在綱約之閣閣琢之  
丁丁夙夜靡遑官無染指工不訾竅萬姓踉蹌石  
堤延袤幾二十里輦於金湯玄圭入告 賜金晉  
秩績用孔彰中丞御史爲 國遠猷慮事周詳請  
徵歲額請隸專官永奠包桑從此三吳有幹有止  
受福瀼瀼以斯之功陋彼鄣澤奚論宣房士民誦  
烈請勒穹碑以識不忘

崇德縣朱令君去思碑

先是大司空萬安朱公歷 三朝平水土有大勛  
庸於 社稷而晚迂江陵相以老也蓋有子維京

仕爲廷尉平亦坐波憾謫判汝州無何調令崇德  
一年召拜工部郎已補兵部凡再徙官復通籍司  
馬門於是令君去崇德釋邑秉七年往矣邑人懷  
闔澤者謳思不置相與謀伐石碑之而屬余爲詞  
不佞繇筮仕以來什九在外固未覩令君之全而  
猥從史氏論司空公世家習知公有良子舊矣乃  
其在事淺而得民深不知其究遵何術也聞諸父  
兄三老云令君悃悃亡竒其爲政務存寬大與民  
休息顧持部胥廩廩不少假選用掾史書佐悉汰  
老從事豪猾能操切百姓者獨留質愿數輩在公

遲明視事諸曹史抱牘魚貫受署輒屏息退亡敢  
近案頭踣出半語堂皇上下肅於臺寺崇俗羯羶  
不均強有力者埽財役貧常持質劑脫租繇而貧  
民逋貸無所公私俱困令君按籍歎曰租賦以田  
算賦以口國制也今逋者不任賦矣彼不賦而視  
肉安居者何人哉遂下令邑中食田者稅就傳者  
繇貧不中訾者毋收事所賦緡錢以什率多寡編  
限如之令民取次詣縣平輸王者毋敢多摧竒羨  
諸所設任倉亭隸捕之屬一切罷從裁省邑之監  
庾賦長司之鄉之追胥里佐任之兩造在庭片言

立剖形以下當出金矢之鏝者貫勿問上不乏人而亦無廢事下不惠慝而亦無濫刑士民咽哺敖嬉終君在邑囂逐之聲弗及於閭巷焉會有詔丈天下名田有司希當路指多事刻礪至或僞增以博強幹之譽君料邑田浮舊額五千餘畝悉命均還丘甸民大感悅部使者復屬丈吳興郡田溢可三萬畝亦率崇令均予其民浙以西咸嘖嘖頌之蓋令君爲人磊磊大節載在縉紳口耳者不第論論其爲邑大都裨身冰燧其幹局精明而託志雅厚壹秉忠實之心行之以故未施而信甫教而和

所謂至誠未有不動者殆不可以時日淺深計也昔趙廣漢治京兆作鈔箭探得民隱其民重足腹惴奉之不啻神明未聞其深中民心久久慕用者何事而潁川守霸所務不越農桑田畝防吏掾截簿書爲姦利而已此夫守令常政無以大遠儕偶而其效至使人主婁詔褒嘉進秩超位驟至宰相由是觀之乎民獲上之道在此不在彼然次公起訾郎不學無術其入相功名董董而令君遠承家學發跡賢科位日通顯有如 聖天子延登鼎鉉知必正色 朝端終不指鸚雀爲鳳凰附離駸戚

如次公無疑異日者從大司空勒勛金石將令百代下讀其事者尚有餘思又不獨一時崇父老誦義之私爾也余不佞簪筆日爲令君竅焉

兵憲見弦湯公去思碑記

湯公以備兵使者蒞嘉三載奏最擢行省叅知治吳興去惟時德澤闔懌孔邇興歌其虚心求瘼明而好盡人縉紳先生能言之其推轂士吏飲醇覆過持大體不爲刻礪銅墨之長功曹掾史能術之其冰檠裊躬一切務從減省不煩里旅不飭厨傳闕闔之市販夫販婦皆能頌之其仁心爲質不任

敲朴小大之獄必以情嘉石園土之夫皆能道之至其撫恤士卒恩結孚孿軍興束之而知威嬰兒視之而知愛公行之日堯整塞路譁卸如雷攀轅而不忍舍其幕下蔡中軍旅平過余言狀謀勒石以識思焉余惟我嘉之設兵憲臣也自嘉靖間始兵憲臣之去而立石頌功也自天津劉公始其後罕有聞者當劉公時島夷煽虐虔劉我人民焚燬我廬舍江以南暴骨如莽劉公永跼注督將卒嬰城親挾矢敢射賊壹發而殪卒與總督胡公計禽魁宿東南始得安枕至今俎豆貞珉民頌其德不

衰屬者倭躡三韓羽檄旁午銅虎之符日至惟時  
捍禦苦無兵徵發苦無餉湯公拮据劬勤治兵籌  
餽雖烽燧寢息而牖戶綢繆公之勞勩尤多蓋前  
者倭訐內而我惟固圍以拒入檻之狼今倭按兵  
而我欲暴師以櫻負隅之虎前者裹糧坐甲戰于  
平陸而猶士馬物故糜縣官金錢無算今以客攻  
主以勞乘逸蜚萬里之粟而試于鯨波不測之中  
前者患在中國而不憚征繕以救剝膚今釁在外  
夷而欲竭脂膏以填谿壑毋論東師驟難得志卽  
瀕海諸郡恫疑虛喝靡不袖手無措者公以壯猶  
石畫事制曲防始下車檄諸戈船突騎將屯部曲  
大蒐于原試弁較藝人人賈勇因著爲令以春秋  
都肄汰老弱占藉者而以丁壯補之已又親行阨  
塞於三關西海口白塔洋故倭奴闌入處爲增設  
黃頭櫂卒屬樓船將軍領之自洋口而東北爲乍  
浦孤城斗絕素無兵軍伍坐糜月糧無能披甲倭  
刃者公就伍中籍壯健爲兵營其地屬將屯將軍  
領之又郡兵散處民廛緩急不以時集公爲闢城  
東地若干畝爲營而屬幕將軍領之蓋不加饜而  
兵自足往者輸租幕府自裨帥至什伍長以次漁



食饗或非時給給矣率紅腐侷半得之以爲常公  
覈蠹蠹令罷伍無饗饗無後時用是庚癸不呼而  
跣跣自奮恨不得一當以報者他如增火器繕戈  
甲造蒙衝浚城隍以至將材之勇怯地形之險易  
屯饗之緩急堡堞之完缺士馬之罷銳靡不燭照  
數計卽不幸有卒然之警某帥可將某士可摧鋒  
某所可城守某地可批擣某垣之莠蒿楛楚舍之  
柱質可兵而某廡之儲胥可發也語云事不豫備  
難與應卒公建威銷萌徙薪曲突俾海于有蔽渠  
弭于有守其功實豫且多奚必使波朱殷而野紛

碧山學士集

卷之四

九

燐乃稱烈哉余嘗俛仰五十年間海上之事大都  
劉公之時急公之時緩劉公之功成于有事之日  
而民得顯被以名公之功備于未事之先而民實  
陰受其福蓋有先後一揆者前 肅皇帝論平倭  
之績晉劉公中丞大司馬爲北門鎖鑰樹勳邊垂  
今天子嘉公勞勩晉叅藩政旦夕建中丞之纛保  
障東南奏膚功而定王國豈遽兄劉公之烈溟滓  
然第之哉余第紀之爲左券且詔來者湯公名曰  
昭萬曆庚辰進士鎮江丹陽人

太醫掌醫之政令聚四方藥材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使各分其屬治之而聖濟殿舊爲御藥房擇精通醫術者分番給直以供進御或王侯宗室文武大臣及外夷酋長有疾皆得奉旨往視至于疇人子弟分十三科肄學教試黜陟如例其高者身寵君尊紆曳金紫甚則蔭子賜第贈謚祭葬幾與公卿埒蓋其重如此院故有題名碑歲久堙壞今院使朱公視事者新乃能釐弊蠹清逋負煥然與之更始于是捐資鳩工重鐫斯石以示來者屬史憲爲記余惟民稟陰陽剛柔之氣宵

貌于天地之間能佐天子而制其命者域中有三權園土棘木命在士師鬲魯燮和命在宰相至于審血脉辨營衛調虛實証標本而定存亡於呼吸者則命在醫師古人調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誠重之也矧太醫依日月之光在肘掖之近上自后王君公下逮臧獲廝養靡不于茲托命焉此豈在厲鍼砥石望色聽聲幸其技之一中已哉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昔黃帝時有岐伯者爲帝陳陰陽之紀極幽明之占從八風之理帝乃勤勞其耳目心思節用水火財物旁羅日月星辰草木金石和

于陰陽調于四時以故國無疵癘民無夭札睢睢  
盱盱春秋皆度百歲其後盧扁秦倉者流能以禁  
方知物見垣標竒挾腸滌胃所至輒起然見而後  
療遇而後生安得轍環海內也者而救之今太醫  
給事內廷掌養萬民之疾病苟欲人劑而人脉之  
則耳有不給聽目有不給眎足有不給趨手有不  
給按故爲太醫者莫若觀消息之故順盈虛之變  
而以時致之于王使王和其德一其政以時致之  
于民嘗觀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厥罰恒雨而  
民有下體生上之疴言之不從厥罰恒暘而民有

口舌之疴夫天之雨暘寒暑無適不與民通君之  
言貌動作無適不與天通故古之善醫人國者必  
君身強固君德清明而後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是  
寧一人者所以寧天下也今廣廈細旃之上左輔  
右弼前疑後丞官師之所勸誦臺諫之所繩糾豈  
不能保王躬而補王闕哉而或幾伏隱微事存奧  
媒有披襟造膝不能盡其情引裾批鱗不足闢其  
說者而太醫朝夕進御對病施規莊語之以三陽  
五會危語之以二豎三尸使其嗜欲不攻淫邪不  
惑晝選以象穀明宵靜以伏蠹慝興居有時服食

有度喜怒好惡有節則中和位育黎庶艾安無夭  
昏札瘥之憂無饑寒乏匱之患俗何以不若軒黃  
壽何以不躋上古語云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  
心寧省闔清靜孽孽不生茲謂政乎此人君爲國  
理身之要而太醫恒得效其藥石者所謂上醫醫  
國非耶昔周禮天官醫師之屬歲終稽其事以制  
食十全爲上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  
爲下孰與夫一致其君而國泰民安世躋仁壽乃  
爲萬全之術也是士師能生人于棘木之下宰相  
能造命于鼎鉉之上而太醫者匡護于法宮深壺  
陰被乎四海九州亦有默贊而不知者其爲職顧  
不重哉余故識其大者爲執事勸焉而先後任職  
若干人具列姓氏如左

杏花村集僊樓碑記

庚寅之夏余蒙恩賜告馳傳至廣陵時道友蕭君  
常燈暨童君一言邀余入杏村登集僊樓輝煌金  
碧依稀姑射芝城之勝余攝衣冠起拜欣然庶幾  
遇之常燈曰此童君特建以奉純陽祖師者祖師  
嘉其至誠時時乩降凡祈禱禳災禡祝誅禱之事  
長歌短什風符響應間授以養生之訣真空不壞

之詮如玄文心印八品八章經文皆此所降示兩  
君篤信而深嗜之余味其旨大都出入道德南華  
叅同陰符家言間亦涉禪理證無生豈祖師早遇  
雲房晚依黃龍於兩家言環連轂炙有妙中其窳  
繁者哉夫廣陵固江淮間一都會也初祖師試靈  
劍斬長蛟實自江淮始後得雲房僊術將上昇復  
以度盡天下衆生發大誓願故至今浮湛濁世普  
化度人嘗曰世人競欲吾見而罔克行吾言第能  
忠孝仁信不欺暗室以方便濟物以陰騭格天雖  
不見猶見也余以斯言論諸童君見其仁心爲質

引義慷慨扶顛拯困壹以濟人利物爲事蓋祖師  
所神交而樂與者又况僊靈雅遊之地隨時陟降  
啓鑰開扃有不能還九鼎而證三清也與哉不佞  
夙志玄脩時叅雲笈曩在長安嘗與蕭道人訂五  
嶽之遊計且拂衣而往乃今寤寐考槃永矢弗告  
追思徃境順逆悲歡總屬黃梁一夢茲冉冉老矣  
失時不脩又復何待而道人每從廣陵來躡前盟  
祈余過杏村證石函之業愧余猶羈向平之轍未  
有所應也然已神遊其間矣姑書此俟焉

寧方伍公奉璽書視吾浙學政德教翔洽多士斌  
斌雅化復推廣勵指飭所部諸序增置義田以贍  
士之貧有行者其言曰禮義生于衣食足教化行  
于生養遂蓋古者既富方穀之意而又慮法有起  
奸利或召蠹乃一再移檄以防弊竇于是戒乾沒  
懲冒濫清隱佔嚴催併廣增置之條定均輸之令  
條分縷悉期行之永久無廢墜焉而余邑李侯雅  
意作人奉行德惠不三月而報命先是巡鹺凌直  
指覈官錙之竒羨者若干緡置田九十畝有竒嗣  
後民之以事當沒產者封君富人之好行其德者

以次輸入至三百九十畝羸屬又以奸豪隱田籍  
其家得四百畝總之視大縣八百例實首中程云  
而又恐其歲久易湮也因奉公指屬余文爲記余  
惟古者虞庠夏序殷學周膠其藏粢米廩之制袒  
割執醕之儀特爲養老而設未聞養士士亦無不  
養者蓋古者無不授田之民而家塾黨序羣弟子  
而訓誨之故有養士之實無養士之名厥後井地  
法湮民鮮恒產而士常食貧雖以洙泗之間閭而  
或簞瓢環堵或纓絕肘見以至學稼干祿賢者猶  
然不免矧後世乎我國家功令邑之廩學官者

二十人而增附弟子員無慮二什倍以上雖盡復其身而勢不能槩餼之廩彼其屈首受書恒鮮生計貂裘敝而蠹簡寒則有溫贖不完者則有粢糲不充者則有三釜無措而二簋無資者自非大賢鮮不易慮強者恣睢弱者甘昧雖踰繩檢弗恤彼豈自背于名教哉饑寒迫其躬而隕獲亂其志也乃今廣置學田視常廩不啻十倍凡俯仰服食之需冠婚喪祭之費靡不充牣足賴而又履畝有籍徵輸有程出入有經有會規畫周悉蓋一舉而五利焉籍沒官產爲養士資不加賦而用饒利一青

青子衿思樂泮水勿以困窮而踰繩檢利二生養遂而術業工自是經明行脩人文愈鬯利三釐奸剔蠹侵漁者毋所容而士得蒙實惠利四久之而積貯日贏增置日廣一切歲季試賞齋膳諸費皆可倚辦其中而不煩里旅利五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則可久義則可大可久則不廢可大則不私茲義田之所由名與雖然此上之養士非士之所以自養也士何必恒產乃有恒心是故有穀田有心田穀田之植以人心田之植以已彼治田者耕而鹵莽之則鹵莽報芸而滅裂之則滅裂報治心

亦猶是也。誠知仁聚義種，學耨禮耕，脩孝友睦，嫻之實，勵忠信廉耻之節，毋滋甫田之驕莠，毋爲伐檀之素餐。使異日者出能經世，居足善俗，庶幾哉無負學使者置田之意。而于國家建學育才之道，不重有賴乎。伍公名袁萃，吳縣人，萬曆庚辰進士。李侯名培，利津縣人，萬曆己丑進士。

傳

穆太公傳

穆太公者，名陳實，魏東明人。幼治博士家言，試里校，有聲。年十七而孤，任家督，棄博士語，不治治家人產，而亦以其間出故篋中書讀之，尤嗜左國漢

碧山先生集

卷之四

十六

魏諸史，嘗曰：吾不能墨守佔俾，日伴蠹魚，至品隲古今，筴善敗，庶幾窺一斑焉。以故雌黃問難，蠶湧泉出，譚者爲之折角。月旦鮮許，可獨善。今大司空石公爲忘年交，每相過語，未嘗不移日也。曰：吾久不見石公，談海涸矣。其後石公給事，穆宗朝上書抵忌諱筭，闕下創甚，而太公有子文熙，時郎

工部，奮身營揀，出給事百死中，至爲鬻邸舍，僦費猶不能前。太公聞之，具裝齎，重繭赴難。至則相持大慟呼，工部投綬同車，而是時且冊東宮，或止



蓋胥封典。太公瞿然曰：「我在也。」石家翁不鵬冠岱遊哉，且不令石郎暴瘡往，而吾受封。于是太公高誼藉藉縉紳間，而文熙尋用推轂起郎禮部，封太公如其官。亡何遷尚璽丞，改吏部，坐護言事者越格，有所左右，調副按察，謝病免歸。太公適然相勞苦曰：「自若冠進賢，吾不敢有若七尺材，則天損不材，則人損。今且處于材不材之間，得謝事丘中，幸矣。里中集神農計倪書，預占旱穰，衰美以觀萬貨之情，所孳藝盈縮奇中，家僮千指，皆有手技作業。太公朝而部署，某田某賈，隨所能陳椽其間，故致

生累千金，齋用益饒。今上十有五年，荐饑民拾橡粟，或刈榆柳以食。太公使憲副君詣郡，輸賑千金，所全活甚衆。部使者聞于朝，下所司題棹楔旌其里。明年三輔旱益甚，江南北水關中人相食，縣官傾廩，舖餓人無以贍。太公寢疾強起，謂憲副五岳前助糴事極淺鮮，至厯天子旌列，是以我幟義也。爲德不卒于義，何有第勉之。憲副君頓首曰：「謹受教。」于是再括千金，予東明令，助給貧民，還報稱善。壹似有媮快者，睚漸下，聞家人哭聲，復張目笑曰：「而翁將決贅疣寢，巨室胡噉噉而溷我爲，遂

暝太公爲人倜儻多聞結客自憇凡田更林叟畸  
人教士詞客劔俠至則躡履迎門揮麈談笑呼盧  
浮白務盡其懽人人自以爲親已尤好奕奕士從  
遠方來手談徹晝夜不倦卒無衡壘嘗以奕譬古  
今成敗而謂夫差輕智伯驕孫林父持子不定卒  
致覆敗惟子房少伯庶幾稱國能焉故其任俠足  
智似子房積而能散如少伯所嗜進乎技矣公內  
行修潔居常無奇麗芬華之奉飯客不過筭器嘗  
自言曰廣蔣花不如多藝麻高亭臺不如薙草萊  
種木榭不如播葵粟鄉閭傳以爲褒言性好行田

間時從欵段行三十餘里農人拜馬首懽呼勸于  
田峻任諸奴佃賈能使奴各自饒而盡其力歲時  
奉牛酒吹竽擊缶饗家丈人爲一醉罷之衍衍如  
也公貌不踰中人而精神挺動音吐如鐘常伉健  
無恙晚病跋盞時凭兩豎或舁小籃輿遊室中笑  
曰天佚支離矣復何求哉先屬續數日勅家人布  
席起謝在三已復就第陽陽如平常不留連子女  
爲訣其了達生死如此卒時得壽若干邑人傾市  
哭之庭不能容多望闕一號而退黃洪憲曰史稱  
卜太傅微時輸財助邊入粟佐歲旣貴乃請罷鹽

鐵舟車何後先之柄鑿也穆太公仁心爲質引義  
忼慨至死猶輸財佐縣官終素封爲名乎爲官乎  
乃其讀書好古持文墨議論又賢于太傅遠矣假  
令太公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

中奉大夫虹洲秦公傳

秦公諱某字子成初號匱山後有彩虹之瑞更號  
虹洲人稱虹洲先生秦之先自宋龍圖公觀墓錫  
之燦山其後子孫因家焉世有顯者姓最著公之  
父曰從川公瀚以公貴封通叅母曰殷宜人公生  
而韶秀自髻鬣不好弄稍長嗜學善屬文聲譽蔚

起嘉靖乙未補邑諸生部使者程執輒先諸生庚  
子入試公族聯有獲雋者公嘆曰夫士業已屈首  
受書而不能取青紫非夫也益下帷發憤手一編  
伊吾至丙夜雞三號輒起如是者三年癸卯舉應  
天試甲辰罷公車歸卒業成均六館士雅已耳公  
名執經稟學戶外履常滿丁未成進士授南昌府  
推官南昌民故黠喜訟公持議甚平亭法讞疑嘗  
片言而決有劇盜平者怙險行剽枹鼓數驚公微  
伺之得游徼與賊善狀公陰持其罪而縱使至賊  
所諭以利害携其黨平竟伏誅豫章諸侯王生貴

甚而士大夫肺附分宜往往以氣力魚肉閭里號  
爲難治公行一意以惠文彈壓之所治卽豪不爲  
未減卽下戶羸弱罪不致死必委曲解脫雖上官  
馮怒往往釋公所言于是僉謂南昌李無害而一  
切刑名金谷及科第從官高下率以委公公嘗戴  
星視事或夜燭爰書徹旦形容甚臞曠以爲言公  
目攝曰吾所職多重辟令少媮固不枉縱人乎而  
孺子乃甚之卽安其勤慎如此部使者先後舉公  
治行高等辛亥擢吏科給事中公念居言責自詭  
矢心以報以他事被杖幾殆因自恚曰等死耳吾

寧死職乎已而尋愈壬子以重城功擢通政司叅  
議先是虜闖近郊烽火通于甘泉廷議築重城便

公受命董南城役勾稽出入疏巨鑛侵漁者中

官爲之側目是役也柄臣子實與共事殊暱就公

已而數張具召公公雅不欲染指卒以便養乞南

遷南京太僕少卿辛酉陞南鴻臚卿尋轉通政是

時分宜贖貨門下客多招權顧金錢凡中外遷秩

者朝拜官而夕入賄客或緩頰語公公以爲不能

也者而謝之分宜大望會公以風霾自陳左遷浙

江叅議無何分宜敗稍遷山東按察司副使甲子

改浙江督學浙多人士又薄試期公兼程赴命  
五越月竣事浙名士網羅殆盡是科公首選士領  
薦者五十六人人以爲水鑑已陞叅政尋擢湖廣  
按察使所在職辦丙寅陞江西右布政使時從川  
公且老患風疾公憂念一言泣數行下因倍道馳  
歸侍湯藥者兩月而從川公卒公哀哀若孺子慕  
居喪盡禮人稱秦氏世孝子云公之歸也業已倦  
游然卒用毀廢公夷然曰鴻翔寥廓而猶羅數澤  
乎乃治圃惠山之麓日隨篋輿浮文鷁相羊泉石  
間已又得故春申君所爲黃澗者飛流鳴瀑若從  
天而下公雨後躡屐往灑酒聽泉泠泠然適也而  
秦氏故有碧山吟社中廢公復振之時携朋侶賦  
詩舉白有香山耆社之風公致政十有三年多巖  
居跡不入公府縣大夫舉鄉飲公一爲祭酒不再  
赴門下士先後宦吳者數紆軫存公公曰念吳民  
念我也絕不爲私請故嘗自署其屏曰非公事不  
入邑門若市交不開山徑其雅尚如此公內行淳  
備從川公卒事殷宜人甚孝旦夕躬上滌髓悅之  
萬方每設悅堂上公偕同產率子婦羅拜舉觴或  
里中士大夫侈文辭具羊酒前爲壽公洒掃張具

7  
恭鞠鞠卷歡娛旬日而罷其處伯仲間怡怡款語  
歲時宴會一不至不能成歡季弟幼孤公教之成  
立授田室多從厚又周恤姻族凡行無資者寔無  
具者貧不能舉火者以差受公緡錢無筭先是邑  
六姓多以繇破產惟十年條鞭法最號均平往往  
爲勢家議格公從吏邑令行之永爲民便有盜素  
大成者攻剽殺人赤黑九幾發公言于當道迹捕  
之境賴安堵蓋公才不盡用其經畫注措乃時見  
之一鄉云公易簣時無他慮獨念殷宜人篤老嘆  
曰吾學不墮先業仕不毀官箴家不壞名節所恨  
者吾母百年事耳聞者爲之哽咽公年六十有四  
有三丈夫子爨焯燿皆馴行孝謹能文章不墜其  
家聲門人黃洪憲曰秦先生世所稱博大長者士  
大夫當分宜時下者羶附獵華膻或陰自託陽浮  
擯之其一鳴叱去者豈乏憂國忠公之臣哉乃或  
博名高操右券以規後效是臧穀亡羊等耳先生  
無抗論無彘趨進不徼速化退不覲後榮豈所謂  
虛其環中以應無窮者耶乃其易簣數語吾師乎

三言而足良不鬼矣

贊

張射堂先生像

吾聞山澤之儒多臞而彼貌魁頤孰知其戰勝而  
肥方游之士滑稽而其容委蛇恒退然如不勝衣  
嘗見其逢掖而趨神禪而詞縉紳交遊不敢呼于  
思而狎之又見其披衣盤礴走翰林瀉詞林墨卿  
不能驚十駕而先之廼其所自許者則繕性于學  
而老無厭斁甘心于淡而貧不濡需蓋先生所和  
者天倪而今之像耶真耶其示我以杜德機耶

